

摘要

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書法名蹟〈鵲鵠頌〉，是唐玄宗（685-762；712-756在位）以「鵲鵠友悌」為主題，歌詠兄弟之情的稱頌文辭。學界對其完成時間、書者身分、創作動機等方面有諸多考證，惟看法莫衷一是。〈鵲鵠頌〉筆畫渾厚、墨韻盎然，書風謹守〈蘭亭序〉與〈集字聖教序〉遺範，反映唐代皇室學習王羲之（303-361）系統之風尚。然而，此卷字體尺寸及筆畫粗細變化相當大，而且時有運筆遲滯、牽絲不連貫，以及缺乏行氣等不自然現象，因而長期被質疑為鈎摹本。〈鵲鵠頌〉作為一件重要的唐代皇帝御書，仍存有諸多疑點尚待解決。是以，本文擬藉由現存唐玄宗行書碑刻材料，梳理其演變風貌，先釐清〈鵲鵠頌〉是否出於玄宗之手；接著，進一步透過細部書蹟比對的方式，追溯〈鵲鵠頌〉與王羲之風格的具體關連，分析造成此卷書法不自然之可能原因。探討〈鵲鵠頌〉於唐玄宗行書作品中的定位，並嘗試從政治層面來解釋唐玄宗行書風格演變之因。〈鵲鵠頌〉是一件流傳有緒的作品，歷代遞藏過程中，以北宋時期最值得關注。此卷「宣和七璽」齊全，又載於《宣和書譜》，拖尾接有蔡京（1047-1126）、蔡卞（1048-1117）跋文，惟二跋書蹟真偽尚待檢證。跋文內容記述政和五年（1115），曾有萬隻鵲鵠翔聚宮殿，宋徽宗（1082-1135；1100-1126在位）見此景後，親筆繪製〈鵲鵠圖〉且賦詩記之。透過跋文與相關文獻內容可知，「鵲鵠聚集宮殿」一事在宋徽宗朝所象徵的意涵，除了原本的「兄弟友悌」，更衍伸出「祥瑞」寓意。另外，〈鵲鵠頌〉在宋初已透過石刻拓本、刻帖、墨蹟臨本等不同載體廣泛流傳，歷代摹刻情形與版本問題相當複雜。本文將透過卷上的收傳印記，結合歷史文獻與相關著錄，重建該卷的遞藏與流傳歷史。本研究期望藉〈鵲鵠頌〉與相關問題的考察，能更全面審視唐玄宗的書法風貌，並追索此卷在書法史上的重要性。